

## 第一章 非君不嫁的對象

已是五月盛夏，蟬鳴聲聲，明明頂著炎炎烈日，蘇活卻莫名感覺渾身冷得厲害，止不住想打顫。

「長敬哥哥，阿悅喜歡你，所以想和你在一起，阿悅不在乎什麼名分。阿悅知道你想求娶姊姊是因為這樣能得到蘇家的支持，只可惜阿悅出身低微，幫不上長敬哥哥的忙，委屈長敬哥哥了。」

「阿悅，也委屈妳。不過妳放心，等我……便迎妳進宮，封妳做皇后。」

不久前聽過的話又一次迴響在耳邊，陳長敬和她的庶妹蘇悅依偎在一起的畫面也浮現在腦海中，蘇活頭暈目眩，一陣噁心，控制不住扶著路邊一株桃樹乾嘔起來。一年前是陳長敬絞盡腦汁追求她，她才考慮了婚事，他是三皇子殿下，身分尊貴，生得也不錯，並且口口聲聲說喜歡她……

「活活，妳是我第一個喜歡的小娘子，也會是最後一個。」

「活活，我心裡再無別人。」

「活活，不日我便去求父皇下旨為我們賜婚。」

「活活，只有妳才配當我的皇子妃。」

「活活……」

她本以為，如若嫁給這樣一個人，怎麼都不至於太差，結果……呵，她竟然被這些甜言蜜語哄騙一年之久，被人當傻子耍了一年！

蘇活扶著樹幹，越想越氣，更後悔剛才沒有衝上去甩那對狗男女幾巴掌。

她不能就這麼隨便放過那對狗男女，更要讓陳長敬悔不當初！想靠娶她獲得蘇家的支持，作他的春秋大夢去吧！

蘇活想著，小臉一沉。

陳長敬這種卑鄙小人她是絕對不可能嫁，太子殿下成親已有兩年，同太子妃的關係不錯，她沒興趣給人當妾，她自然而然將目光投向了睿王陳行舟。

陳行舟是皇帝陛下的胞弟、滄太后最小的兒子，身分比起陳長敬這個三皇子無疑是更尊貴的，陳長敬得喊他一聲王叔，甚至陳行舟比如今的太子殿下還要小上一歲，比陳長敬也只年長三歲而已。

陳行舟府中沒有王妃，也沒有婚約在身，而且他俊美無雙、驚才絕艷，這是滿京城都知道的事情。

若能嫁給陳行舟……陳長敬不就得喊她一聲王嬪，從此見到她都必須恭恭敬敬行禮請安？很不錯！蘇活惡狠狠的思想。

做睿王妃不僅能把陳長敬壓得死死的，蘇悅也永遠別想逃出她的手掌心，屆時這對狗男女的好日子便真的到頭了。

蘇活這麼想著，心氣終於略微順了一些，緩一口氣，仰頭看一眼頭頂的大太陽，分出精力看一看周圍，她後知後覺自己已經回到了長街。

原本她是出門來買些胭脂水粉的，結果發現陳長敬出現在長街，她悄悄跟上去想要給他一個驚喜，誰知驚喜慘變她一個人的驚嚇。

想起這些又是氣血上湧，蘇活抵一抵唇，壓下情緒，準備先回去玲瓏閣找自己的

丫鬟。然而，方才抬腳邁出去幾步——

「砰！」

沿街二層閣樓，不知為何飛出一隻酒罈，好巧不巧，重重砸在蘇活的頭上，來不及多想發生了什麼事，她眼前一黑，便軟軟倒在地上，失去意識。

丫鬟雲苓按照蘇活的吩咐在玲瓏閣等，半天不見人回來，擔心自家小姐有事，她離開玲瓏閣去找人，才走出鋪子一段路便見前邊圍著一群人，不知怎麼了。

上前一瞧，遲疑中認清楚地上那個一臉血的小娘子的模樣，雲苓頓時大驚失色撲了上去，「小姐！」

鎮遠侯府踏月居，侯爺夫人魏氏坐在床沿，看著床榻上昏迷不醒的蘇活，止不住又落淚。

兩日前，女兒說出府去買一些胭脂水粉，誰知道不過半天功夫，好端端的一個人，卻滿頭是血地被人抬了回來，從那之後便一直這樣昏迷著。大夫請了一個又一個，藥方一換再換，仍沒有醒來的跡象。

「活活，別嚇娘親了，快些醒來吧……」魏氏擦著眼淚，泣聲道。

「母親，姊姊吉人自有天相，定很快會醒來的。」容貌清麗、氣質柔弱的蘇悅上前遞過去一塊帕子，低聲勸道。

魏氏瞥一眼那帕子，沒有去接。

蘇悅臉上不見分毫尷尬之色，平靜收回手，眼眸低垂，掩去眼底的笑意。

連著昏迷幾日，請來的大夫個個束手無策，她這位嫡姊興許根本就醒不過來了，如此鎮遠侯府便只剩下她這一位小姐。

哪怕是庶出，也是唯一的一位，屆時……

蘇悅正暗暗想著，一名丫鬟快步進來，與魏氏福身說：「夫人，三皇子殿下來探望小姐了，還帶著一名太醫。」

聞言，她悄悄朝魏氏望過去，見魏氏眼底流露出一絲欣慰，她壓一壓嘴角，越發覺得好笑。

「請三皇子殿下進來吧。」魏氏說著，暗歎一口氣，扶著丫鬟的手站起身。

陳長敬領著太醫大步從外面進來。

待他走近之後，魏氏率同在裡間的蘇悅以及一眾丫鬟婆子福身道：「見過三皇子殿下，給三皇子殿下請安。」

「侯爺夫人不必多禮。」

陳長敬上前虛扶一把魏氏，沉聲道：「聽說蘇大小姐受傷遲遲不醒，我實在有些掛心，故而帶了位太醫來幫她看診，若有冒犯失禮之處，還請侯爺夫人勿怪。」

「三皇子殿下言重。」魏氏憂心忡忡，「該多謝三皇子殿下掛心才是，可小女她……」

陳長敬朝床榻上的蘇活望過去，縱使陷入昏迷、面容蒼白，卻無損她的美貌，人在病中，雙唇失去血色，眉心微蹙，反添平常少見的柔弱，只覺楚楚可憐。

到底是京城第一美人。

可惜這第一美人生得一副驕縱性子，實在是叫人難以忍受。

陳長敬想著，兩步走到床榻旁，微微俯身，一雙眼睛深情款款望著昏迷不醒的蘇活，雖知魏氏在，但他依然低聲說：「活活，是我，我是長敬哥哥。妳若聽得見我說話，便快些醒來好不好？等妳醒來，我帶妳去遊湖，帶妳去打獵，妳想做什麼，我都陪著妳。」

陳長敬這一番話聽得魏氏心下一驚，但想起女兒曾私下同她提起過和三皇子之間的事，並沒有多言。

畢竟她女兒都那樣躺在床榻上了，若三皇子無動於衷，如何稱得上心裡有活活？蘇悅雖然曉得陳長敬是做戲，但在旁邊聽著他對蘇活說出那麼肉麻的話，她心裡仍舊禁不住生出兩分微妙的酸意，只是也很快就被她壓了下去。

「醒了，小姐醒了！」

丫鬟驚喜的喊叫聲令所有人都一怔，又齊齊望向蘇活。

蘇活醒了。

因為耳邊有一道特別讓人討厭的聲音，竟然在說什麼要帶她去遊湖打獵。

他是個什麼東西，也配帶她去遊湖去打獵！

睜眼便看見一張和那一道聲音一樣讓人覺得討厭的臉，但蘇活發現自己認不得這個人。

「活活，妳終於醒了！」陳長敬滿臉驚喜地說著，「妳知不知道這些天妳一直昏迷不醒，我也寢食難安、食不知味。」

魏氏同樣上前，握住蘇活的手，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」

蘇活眼珠子一轉，看清楚魏氏的臉，低低喊道：「娘……」

「哎，娘在呢。」魏氏一笑，耐著性子溫柔勸說，「活活乖，妳受傷了，又昏迷幾天，現下身體虛弱，得先好好躺著休息，千萬不能亂動。」

她受傷了？還昏迷了幾天？蘇活納悶地想著，視線又轉回到陳長敬的身上。

陳長敬察覺她的目光，微笑說，「活活先好好躺著，讓太醫幫妳診脈，看一看身體情況如何。」說罷，則眸瞥向立在身後的太醫，示意他上前為蘇活看診。

蘇活暗中努力回想，怎麼都想不起這個人是誰，又覺得被他喊「活活」無端有種噁心的感覺。

只是，能請來太醫為她看診，身分肯定不俗，還這麼關心她……會不會是她的追求者？

這就不稀奇了，她本就追求者眾多，哪個不是急巴巴地對她獻殷勤？

蘇活沉默地配合接受太醫的診脈，既然娘親說她昏迷數日，讓太醫幫忙看一看，有什麼問題也好及早發現。

「蘇大小姐脈象平穩，請三皇子殿下和侯爺夫人放心。」太醫診過脈後說道：「既已醒來，蘇大小姐便無大礙，只需好生調養著，不日定能生龍活虎。」

魏氏鬆了一口氣，含笑說：「勞煩太醫了。」

「不敢。」

太醫朝陳長敬行一禮，隨即被丫鬟領著到外間去開藥方。

蘇悅聽了太醫的話卻臉色微沉，眼看著不行了，竟然又醒了……當真是命大得很。確認過蘇活無恙後，陳長敬不便多留，也尋機和魏氏告辭，魏氏索性吩咐蘇悅也退下，單獨和蘇活說話。

「妳剛醒，又兩日沒怎麼進食，待會兒先吃些清粥緩一緩。」魏氏幫蘇活拂開頰邊的碎髮道：「活活，娘看三皇子對妳是真心的，你們的事娘不反對。」

蘇活想，方才那個人大約就是三皇子了，可是……

「娘，我不喜歡這個三皇子。」蘇活說得十分認真，「他可能對我不錯，但不喜歡總歸是不喜歡。」

魏氏一愣，「活活不喜歡三皇子？妳以前不是好幾次和娘親說很喜歡三皇子殿下，想要嫁給他嗎？」

蘇活同樣一愣，她喜歡這個三皇子？想嫁給他？這怎麼可能！

「娘，您別逗我了，我不喜歡他，更不可能會想嫁給他，我……」蘇活頓一頓，腦海裡有個想法清晰浮現，便直接了當地說出口——

「我想嫁的人，明明是睿王。」

魏氏被自己女兒給說懵了，這裡頭到底又有睿王什麼事情？

「活活，妳想嫁給睿王？」魏氏不甚確定地問她，「妳喜歡睿王？」

蘇活想一想，點了點頭。

她根本不認識這個什麼三皇子，但她心裡有一個強烈的念頭就是要嫁給睿王。

不喜歡睿王怎麼會想嫁給他？還連昏迷了都心心念念要嫁給他？

所以，她肯定是喜歡睿王的，而且是喜歡到非他不嫁的那一種。

魏氏更加迷茫了，「那妳和三皇子……」

「娘，我不喜歡三皇子呀，我不可能嫁給他的。」

也罷……魏氏惦記女兒初醒不宣思慮太重，沒有繼續追問。

「娘親知道了。」幫蘇活掖好被角，魏氏說：「這些事情可以先放一放，現在最重要的是妳得把身體養好，快些痊癒，別讓爹娘跟著擔驚受怕。」

「女兒明白。」蘇活乖巧應下。

待丫鬟送清粥和湯藥進來，她一一用了，在湯藥的作用下，又沉沉睡去。

自這一次醒來後，喝了幾天的藥，仔細將養著，蘇活身體明顯好轉，昏迷期間蒼白的一張臉也重新有了血色。

但是蘇活發現一個大問題——她記得自己心心念念想要嫁給睿王，卻不記得和睿王的過往，任憑怎麼在腦海中尋覓，都尋不到她同睿王有關的事，哪怕是任何一件小事。

這太奇怪了。

而且這幾天她也發現，不單是她和睿王之間的那些記憶，還有其他很多人、很多事，她都根本不記得了。

比如三皇子，比如據說是她庶妹的蘇悅，又比如她受傷那天發生過些什麼……還

有別的一些小事的記憶都同樣模糊。

蘇活不願意相信卻不得不承認，這一次受傷導致她失憶了，雖然不是忘記所有的事，但有些事她的確不記得，忘得最嚴重的，大概還是和睿王之間的事情。

蘇活有一些羞愧。

她那麼喜歡睿王卻把和他的事情都忘了，他知道了會不會生氣？

應該不會真的生氣吧？畢竟她受傷了，很可憐……等等，她這麼可憐了，他……竟然沒有來看過她？

蘇活又發現另一個大問題。

她昏迷數日，艱難醒來，睿王竟然連個面都沒有露過。

為什麼不來看她？難道他們之前吵架了，他們剛好在鬧彆扭？可就算是在鬧彆扭，她傷得這麼嚴重，他都不願意先低頭嗎？

蘇活很快自己否認了這種可能性。

她那麼喜歡的人、她要嫁的人，怎麼會是這樣的，王爺不來看她，一定是有苦衷吧，也許不是不來，而是不能來，說不定王爺這會兒也在想她呢！

「雲苓，妳找個可靠的人去幫我打聽一下，睿王最近都在做什麼。」蘇活吩咐自己的貼身丫鬟。

雲苓好奇問：「小姐怎麼突然要打聽睿王的消息？倒是三皇子又來探望小姐了，小姐今天也不想見他嗎？」

「不見。」蘇活冷冷說，忽而意識到什麼，緩一緩語氣問：「雲苓，妳覺得我和三皇子關係如何？」

「小姐和三皇子關係很好啊。」雲苓笑，「若不是前些日子不小心受傷，小姐這會兒都該把準備送三皇子的荷包繡好了。」

蘇活看一看雲苓，輕唔一聲，轉而又問另一個貼身丫鬟雪茶，雪茶話裡的意思和雲苓差不多，總之都是她和三皇子關係好，她過去滿心滿眼都是三皇子。

蘇活終於知道問題出在哪。

之前她剛剛醒過來的時候，一睜眼，三皇子守在她床榻旁，而娘親也說什麼她喜歡三皇子、想要嫁給三皇子，連丫鬟都說她和三皇子關係很好，說她要繡荷包送給三皇子。

她身邊的人全部都是這個說法，可是，哪怕失憶，她心裡的感覺卻不可能會騙她，她怎麼可能跟三皇子感情好！

一定是爹娘不想她嫁給睿王，想要她嫁給三皇子，又發現她失憶才這樣的。

她爹娘如果是這種態度，她和睿王因此鬧矛盾自然再正常不過，畢竟睿王那麼優秀，她爹娘偏看不上眼，難免打擊人。

但她是不會輕易屈服的，無論旁人怎麼想，她內心深處想嫁的人只有睿王。

這麼看，形勢實在是緊迫，她得儘快見睿王一面，先同睿王和好如初，再議後事。

雲苓和雪茶都幫三皇子說話，說明她們不大可靠，交代她們打聽睿王的事情，回頭打探來的多半是不實的消息。

侯府上下都聽她爹娘的，也就表示在這件事上，侯府的人基本不能相信，這一次，

她只能靠自己了。

沉住氣在府中繼續休養，待大夫說她身體無礙後，蘇活央著娘親允許她出府去散散心，魏氏向來疼愛女兒，拗不過，終是答應下來。

但魏氏擔心女兒再出事，吩咐丫鬟婆子們要貼身跟著，所以蘇活出門的時候，身邊烏壓壓一大群人，恨不得將她團團包圍。

魏氏的舉動在自己想像了一齣大戲的蘇活看來不單純是怕她再受傷，多多少少有將她看牢一些，不讓她見睿王的意味。

不過，這些丫鬟婆子，她還是應付得了的。

出門之後，沒花多久的功夫，蘇活就把身邊跟著的人統統甩開，往睿王府去。

原本想打聽到睿王的消息在外面堵他，可是她沒有能幫忙打探消息的人，不得不用找上門這種最笨的辦法，幸好睿王府要怎麼走不難打聽。

蘇活順順利利站在睿王府的大門外，她仰頭去看高懸的匾額，微微一笑。

「王爺，蘇大小姐求見。」

隨從周通在書房外的一聲稟報，令正坐在書案前的陳行舟將注意力從自己手中的書冊上移開。

陳行舟隨口問：「是鎮遠侯府的千金？」

周通道：「是。」

「她來睿王府做什麼？」陳行舟垂下眼，修長手指翻過一頁書，淡淡發問。

周通回道：「蘇大小姐說有很重要的事要見您，還說若是今日見不到您，她死都不會離開睿王府。」

「哦？那是不得不見了。」陳行舟神色依舊冷淡，「你去請她過來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周通應聲離去，書房內外恢復一片寂靜，陳行舟繼續翻看手中的書冊。

未幾，安靜的書房外重又響起一陣腳步聲。

「王爺，蘇大小姐到了。」

聽見周通的通稟，陳行舟揚聲讓人進來。

蘇活邁步踏入陳行舟的書房，一眼捕捉到坐在書案後的人。

他著一身鴉青寬袖暗雲紋夏袍，玉簪束髮，鬢若刀裁，朗目疏眉，通身不凡氣度，端的是俊美無雙。

她記得這張臉，是睿王，陳行舟。

雖然忘記了他們之間的事情，但好歹認得他，蘇活暗暗鬆了一口氣。

「王爺，我們和好吧。」幾步走到他的書案前，蘇活開門見山道：「你相信我，我不喜歡別人，也不會嫁給別人的。」

蘇活向來認為，若有誤會，直接說開便是最好的解決辦法，藏著掖著，什麼都不說只會讓誤會加深，所以她沒有對陳行舟拐彎抹角。

饒是自認心思敏捷的陳行舟，此時也被蘇活的話弄得懵了一下。

蘇活見他愣住，索性把心裡剩下的話和盤托出，「我喜歡的人是你，想嫁的人也

只有你，所以，王爺，我們和好吧。」

陳行舟抬眼去看面前的人，鎮遠侯府的大小姐他是認識的，這個人的確是蘇湑，但這些話他實在有些聽不懂……

轉念之間，他想起前陣子聽說蘇湑被砸了腦袋的事情，難道是砸壞了腦子？

他暗忖著，反問蘇湑，「妳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？」

「我當然知道，我很清醒。」蘇湑誠懇地看著他說：「我想明白了，既然我喜歡的人是你，也不想要嫁給別人，王爺，如果你願意，我們成親好了。我們成了親，他們就不會再打讓我嫁給別人的主意。」

喜歡他？嫁給他？和他成親？

陳行舟記得，他那個侄子陳長敬一直想要求娶蘇湑。

「妳當真要嫁給我？」

面對他這樣一句話，蘇湑回答得越發斬釘截鐵，「當然！」

陳行舟又問：「那三皇子呢？」

蘇湑一聽，急了，三皇子，果然是這個三皇子，要不是他攪局，她和睿王說不定早就結為夫妻了。

「我不喜歡三皇子，我也不會嫁給他。」蘇湑認真強調道。

這回陳行舟沒有立刻應聲。

他沉吟著，思索著眼下到底是一個什麼情況，蘇湑則因為他的沉默而察覺到他不怎麼相信自己的話，難免著急。

話說到這個地步都沒有用，難道是他變心了、不喜歡她了？

蘇湑想到這種可能性，便呼吸一窒，她眼眶微紅，語氣鄭重說：「陳行舟，我真的只想嫁給你，你明白嗎？」

雖然不知道蘇湑這一齣究竟是玩的什麼把戲，但侄子看上的人信誓旦旦說喜歡他、要嫁給他，還是這樣一副非他不嫁的架勢……有點兒意思。

陳行舟起身從書案後繞到蘇湑面前，抬手指腹劃過蘇湑眼圈，幫她擦去淚珠，嘴邊帶著一抹若有似無的笑意問：「想好了，當真要嫁我，做我的王妃？」

「嗯！」蘇湑輕吸鼻子，重重點頭。

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陳行舟眼底劃過一絲發現獵物的興味，「但妳前些日子才受傷，不宜在外面亂跑，還是先回府好好將養著，把身體養好才是要緊事。」

這樣的話分明是在關心她！

蘇湑心中甜蜜，朝陳行舟甜甜一笑，語氣很乖地說：「嗯，我會很聽話的。」

## 第二章 各自腦補一齣戲

見過睿王，蘇湑放下心，對那些說她喜歡的人是三皇子的話更從此半分都不再理會，安安心心在自己的踏月居等著好消息。

果然沒過幾日，她等到陳行舟派人上鎮遠侯府提親來了。

鎮遠侯很懵，鎮遠侯夫人同樣很懵，乃至整個鎮遠侯府上下，都因為陳行舟派人上門提親而震驚不已。

只有蘇湑很高興。

從丫鬟口中得知這個消息，她馬上離開踏月居，往正廳去。

王爺果然也喜歡她，如果不喜歡她，他怎麼會派人上門提親求娶她呢？所以她怎麼可能喜歡什麼三皇子啊！

這些人一個一個全在騙她！

蘇活想著，擔心自己爹娘背著她拒絕陳行舟，乾脆提裙小跑起來，卻有人半路擋道。

「姊姊這麼著急去哪兒？」蘇悅攔在蘇活的面前，似關心般問。

雖然醒來以後發現自己不記得這個人，但經過這些天，蘇活也曉得對方叫蘇悅，是她的庶出妹妹、沈姨娘的女兒，比她小上一歲，而她們的關係不太好。

根據雲苓和雪茶所言，關係不好的主因是她不喜歡蘇悅，不過蘇悅性子溫順，對她事事聽從。

可是蘇活不覺得蘇悅真有那般乖巧。

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，蓋因她每一次看著蘇悅就和看見三皇子的時候一樣，心裡都覺得這個人格外討厭。

縱然不記得為什麼討厭這個妹妹，可既然討厭，那一定是對方有不好之處。

「我去哪兒還需要和妳稟報不成？」蘇活輕抬下巴，語氣不善地噙了一句，便準備越過蘇悅身側繼續往正廳去。

蘇悅卻不樂意放她走，「姊姊是聽說睿王上門提親的事情，著急去正廳嗎？」

蘇活哼笑著問：「關妳什麼事？」

早已習慣蘇活囂張跋扈的模樣，蘇悅被刺了一句又一句仍面色不改。

「只是歎服姊姊的魅力。」蘇悅維持著溫柔笑意說：「先有三皇子拜倒在姊姊的石榴裙下，如今連睿王也是一樣。」

得知睿王派人上門提親，她特地趕來堵蘇活，便是要提醒蘇活，她喜歡的人是三皇子，可不是什麼睿王。

蘇活聞言卻頓時警覺，如今所有在她面前替三皇子說話的人，在她眼裡都是敵人。蘇悅是不是想故意把她拖在這裡，讓她趕不到正廳？

呵，所有人都想看她嫁給三皇子，那她偏偏不嫁；他們都不想她和睿王有情人終成眷屬，那她偏要和睿王做一對恩愛夫妻！

「蘇悅，我是當三皇子妃還是當睿王妃，與妳何干？」蘇活輕哼，譏諷道：「難不成我不當三皇子妃便輪得到妳當？還是說，妳覺得睿王妃的位置有妳的分？」作為侯府的庶出小姐，這兩個位置，都根本輪不到她。

蘇悅被蘇活說得臉色一白，蘇活見狀不再和她多費口舌，越過她提裙匆匆小跑向正廳。

已經被蘇悅耽誤好一會兒了，她得趕緊過去才行。

蘇悅回過神的時候已經只能看見蘇活的背影，想到蘇活的一番嘲諷，以及這麼長時間心裡的委屈，藏在袖中的手緊握成拳。

從小到大，但凡她喜歡的東西，無一不被蘇活先一步得到，甚至不管蘇活怎麼欺負她，父親母親都只會偏袒蘇活。

可是憑什麼呢？

難道因為她是庶出便要低人一等嗎？

她不甘心。

她費盡心思攀上三皇子，知道三皇子想借蘇家的力，又幫他追求蘇活……付出這麼多，忍耐這麼多，為的不就是有朝一日三皇子事成，將利用完的蘇活拋棄，從此蘇活只能被她踩在腳下嗎？

結果蘇活竟不知何時搭上睿王，睿王還上門提親來了！

睿王這樣謫仙一樣的人物，居然也會想求娶蘇活？蘇悅覺得真不可思議。

不過，蘇活已經喜歡上三皇子，睿王即便有如此心思，只怕一樣要認栽。

最諷刺的是，倘若要在三皇子和睿王裡選，她情願蘇活嫁給三皇子而不是睿王。畢竟睿王的身分地位擺在那裡，哪怕三皇子也是不及的，縱使三皇子他日事成了，照樣得尊稱睿王一聲小王叔。

幸好蘇活不會選睿王……蘇悅想著，嘴邊泛起一抹嘲諷，怪只怪睿王來得太遲，沒能趕上好時候。

蘇活發現自己來遲了，她趕到正廳時，睿王派來提親的人已經離開侯府，眼見坐在上首處的爹娘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樣，她意識到事情不妙。

「爹，娘。」她怔怔走上前，嘴唇輕顫。

鎮遠侯蘇瀚大馬金刀坐在太師椅中。

他皮膚黝黑，目光如炬，一臉肅殺，任誰一眼瞧過去，都會覺得這樣的人不好惹，可這樣的一個人卻是愛女如癡——當然主要溺愛的是蘇活這個女兒。

蘇悅同樣是他的女兒，蘇瀚沒什麼不喜歡的，然而當年若非酒後被沈氏爬床，他也不會多出個姨娘，更不會有這個女兒。

自己的骨肉，蘇瀚不會不喜歡，可在這件事情上，他清楚到底是他虧欠魏氏良多，讓自己夫人受了委屈，因而只想著在魏氏和蘇活身上多加補償。

「活活，怎麼臉色這麼差？」蘇瀚瞧見女兒，關切問道。

魏氏也發現女兒的臉色很不好，連忙伸手將人拉到跟前哄道：「活活怎麼了？是有人欺負妳了？有什麼事和爹娘說，爹娘給妳做主。」

蘇活靠在魏氏懷裡，紅著眼，眼淚啪搭啪搭直往下掉。

蘇瀚夫妻倆看得心驚肉跳，互相對視一眼，都認定女兒受了大委屈。

這怎麼行？他們的寶貝女兒，誰也不能欺負！

「活活乖，不哭不哭，有什麼委屈，告訴娘親，娘親幫妳討公道。」魏氏說話間掏出帕子替蘇活擦眼淚，那眼淚反而越擦越多。

蘇瀚也在旁邊著急，「我寶貝女兒被誰欺負了？怎麼哭成這個樣子？告訴爹爹，爹爹幫妳教訓回去。」

蘇活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哭得這麼凶，但越聽自己爹娘這麼安慰，她的眼淚越是停不下來。

哭了好一會兒，蘇活才吸一吸鼻子，可憐巴巴開口，「爹，娘，您們真的不同意

我嫁給睿王嗎？可我真的很喜歡睿王，這輩子只想嫁給他，不想嫁給別人。」蘇瀚和魏氏再一次懵了，和得知陳行舟派人來侯府提親一樣懵。難不成，他們女兒和睿王其實是兩情相悅、情投意合？那三皇子又是怎麼一回事，魏氏很是糊塗。

「活活妳在說什麼？」蘇瀚初次得知女兒心有所屬，分外詫異，「妳喜歡睿王，想嫁給睿王？」

蘇活活魏氏懷裡抬起頭，眼眶泛紅，眼角還掛著淚，望向親爹，「爹爹，女兒是真的想嫁給睿王……女兒知道，爹爹疼愛女兒，也許有別的考量，可是不嫁給睿王嫁給別人，女兒是不會幸福的。」

不知不覺女兒已經到情竇開的年紀……想到女兒出嫁後便不能像現在這樣承歡膝下，老父親心中悲傷，蘇瀚沉下臉，一時沉默不語。

蘇活見狀，難過地低下頭，縮回魏氏懷裡，「娘親……」

魏氏小聲問：「活活想好了，當真想好了？」

「嗯。」蘇活帶著鼻音應一聲，不肯放棄地繼續遊說，「娘，睿王會派人上門提親，是因為他喜歡我，我想嫁給他，是因為我喜歡他。若我們互相喜歡都算不上好姻緣，那怎麼樣才是好姻緣呢？」

「何況，睿王豐神俊朗、文武兼備，女兒能有這樣的夫君、您們能有這樣的女婿，難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嗎？」

那當然是很好的事情。

睿王無論身分地位、樣貌才華，俱無可挑剔，論年紀，二十一歲，正是意氣風發的時候，和女兒的年齡差距也不算大。

只不過之前從來沒有聽女兒提起過睿王，反而多次提到三皇子，她一直以為女兒的意中人是三皇子。

魏氏沉思著，然而近來女兒反覆說過許多次，喜歡的人是睿王，想嫁的也是睿王，連睿王都派人上門提親……這個樣子，實在叫人不能不相信。

「活活，只要妳幸福，娘親不會反對。」魏氏拿帕子幫女兒溫柔擦去眼角殘留的淚珠，「乖，別哭了。」

蘇活心下一喜，悄悄去看蘇瀚，「那爹爹呢？」

蘇瀚見女兒一副可憐模樣，長歎道：「雖然捨不得，但是活活，我同妳娘親的心是一樣的，只要妳幸福就好，爹不會反對。」

蘇活驚喜無比，「那爹爹娘親這是同意了？」

瞧著女兒開心的笑臉，蘇瀚夫妻倆相繼點一點頭。

蘇活喜孜孜，旋即又笑臉一垮，可憐兮兮地說：「可剛剛爹娘是不是拒絕了睿王？」

「沒有。」魏氏揉一揉她的髮頂，又屈指輕刮女兒鼻尖，「求親之事來得太突然，何況是睿王派人上門提親，自然得慎重考慮，爹娘正要商量呢，妳就過來了。」

蘇活一驚，繼而大喜過望，捧住魏氏的臉，用力親一口，「謝謝爹爹、娘親，女兒永遠最最愛您們！」

「對了，爹爹娘親。」想起什麼的蘇活對他們說：「答應提親的事，能不能先不

要聲張？我……我怕有人會壞事。」

魏氏一聽便明白蘇活的意思，頷首道：「活活放心，在睿王府下聘之前，不該知道的人，都不會知道。」

於是蘇活和陳行舟的婚事真正的定了下來，等到鎮遠侯府和睿王府互相交換庚帖，陳行舟正式向蘇家下聘，這件事情已是板上釘釘。

睿王不日將迎娶鎮遠侯嫡女蘇活為睿王妃的消息這時才在京城傳開，待陳長敬得知此事，一切已成定局。

他不明白，短短時日怎麼會事態丕變，蘇活想嫁的人不是他嗎？為什麼在兩家議親這段期間，他居然半點兒消息都沒有收到。

小王叔那邊沒有，鎮遠侯府亦沒有透露出過絲毫風聲。

蘇活若嫁給他的小王叔，他這一年的謀劃，全是白費！

陳長敬心有不甘，終去鎮遠侯府見蘇活。

小王叔那邊他沒有什麼好法子，可蘇活喜歡他，想要和他在一起，在這件事上，總該聽他的。

陳長敬闖入踏月居的時候，蘇活正在蕩秋千玩。

和睿王的婚事定下了，再也沒有人能隨便拆散他們兩個，她很高興，丫鬟一刻鐘前稟報說三皇子求見，她依舊懶得搭理，卻不料陳長敬會直接闖進踏月居。

他是三皇子，若要硬闖，的確無人敢攔，畢竟要是三皇子在鎮遠侯府出了事、受了傷，便是整個鎮遠侯府的過錯。

蘇活坐在秋千上沒有動，看著陳長敬怒氣衝衝大步走向她。

轉眼，他來到蘇活的面前，「我們談一談。」

「好。」蘇活點一點頭，示意其他人先退下。

雲苓和雪茶對視一眼，憂心忡忡領著丫鬟婆子們遠遠退到廊下，但也不敢讓蘇活離開她們的視線。

「三皇子殿下想談什麼？」蘇活扶著秋千繩，抬眼去看陳長敬，主動問。

陳長敬垂首迎上她的視線，望住她一雙秋水般的眸子。

他沒有說話，認認真真盯著她看，卻沒有從她臉上發現分毫這些日子過得不好的痕跡，似乎和睿王訂親一事沒有對她造成任何困擾。

「活活，妳怎麼能答應嫁給我的小王叔，妳忘記我們的那些誓言了嗎？」陳長敬定一定心神，語聲痛苦道。

誓言？她才不信自己會和一個讓她覺得討厭的人許下什麼誓言，這人別是把道聽塗說的東西當真了吧？

先前她爹娘若想她嫁給三皇子，外面有些關於她和三皇子的傳言不稀奇，所幸她爹娘還是愛她的，捨不得看她不幸福，所以改變想法同意她和睿王的婚事。

把事情理順了，蘇活徐徐說：「三皇子殿下，事已至此，希望您明白，我馬上便是您的王嬪了。」

陳長敬蹙眉，「湉湉，妳這是什麼意思？妳在怪我沒有早些上門提親？可我們不是說好了嗎？妳那時不是也說一切依我，我本來已經要去求父皇為我們賜婚的。」求陛下賜婚？蘇湉聽完，暗暗鬆一口氣，忍不住慶幸，還好還好，差點她和王爺就真的要被拆散了！

「三皇子殿下，凡事到最後都要講究緣分二字。我和睿王的婚事已定，說明您我有緣無分，請您想開一些。」

陳長敬看起來真的很想娶她，想讓她做他的三皇子妃。

是因為特別喜歡她吧？

雖然討厭陳長敬，但求而不得確實令人難受，她就好心寬慰寬慰他吧。

陳長敬愣住，蘇湉明明喜歡他，可一句句都在勸他放下，讓他不要繼續執著，難不成……她是被逼無奈才不得已答應嫁給他的小王叔？

這樣便能說得通為什麼此前他一丁點消息都沒有收到。

既是強迫，自然是要等木已成舟再公開，這樣他才沒辦法從中阻撓。

怎麼都沒有想過會是小王叔在背後捅他刀子。

小王叔看上蘇湉……陳長敬不得不承認，這種可能是存在的，撇開蘇湉性子如何不提，單論她的家世、樣貌，在貴女中也屬於佼佼者，縱然小王叔眼高於頂，往前哪個姑娘都看不上，卻未必對如今的蘇湉是一樣的心思。

這兩年，蘇湉出落得越發婀娜動人。

她本就雪肌香腮，眉目如畫，如一朵含苞待放的嬌嫩花朵，然而及笄後的這兩年，她身量又拔高一些，更是娉婷嫋娜、亭亭玉立，既有少女的清純，眉眼又添兩分柔媚，一顰一笑，甚是勾人。

可這不是他的小王叔強逼蘇湉嫁給他的理由，蘇湉，明明該是他的才對！

陳長敬眸光一沉，上前一步，「湉湉，妳若有什麼苦衷，可以說給我聽，我們能一起想辦法。」

蘇湉覺得和陳長敬實在說不通，失去耐心，站起身道：「三皇子殿下，我沒有苦衷。這種話請您不要再說，無論如何睿王也是您的小王叔。」

陳長敬越聽越覺得蘇湉是被逼無奈才這樣的，為了讓他儘快放下，所以強顏歡笑，一遍一遍提醒他，睿王是他的小王叔。

「湉湉，我明白了。」陳長敬嘴唇抿成一條直線，「妳放心，我定會想辦法幫妳的。」

蘇湉聽不懂這幾句話，可來不及多問，陳長敬已轉身大步離開踏月居。

她於是作罷，沒有糾結陳長敬話裡的意思，也不甚在意陳長敬的想法。

不說她覺得這個人討厭，便是沒有這層討厭，單憑陳長敬妄圖拆散她和王爺，她就不可能對他有好臉色。

但如今不管他說什麼、做什麼，都影響不到她和王爺，索性隨他去好啦。

「小姐，您沒事吧？」

見陳長敬走了，雲苓和雪茶小跑著回到蘇湉身邊，憂心地觀察她的臉色，三皇子前一刻出現的時候滿臉怒氣，很難不讓人擔憂。

蘇活搖頭，「沒事。」她思忖著，試探性對雲苓和雪茶說：「妳們先回房間，去把我的東西裡面同三皇子有關的都找出來，一件都不要遺漏。」

雲苓遲疑問：「小姐這是……」

蘇活說：「我和睿王婚事已定，有些東西如果繼續留著是要鬧出誤會的。」

雲苓和雪茶反應過來，齊齊福身，「是，奴婢這就去辦。」

然而，蘇活交代雲苓和雪茶收拾東西的時候，是想著三皇子既然是她的追求者，或許送過她一些禮物，怎麼都想不到，在她這裡和三皇子有關的東西那麼多。釵環首飾之類的倒也罷了，怎的還有大半匣子來自三皇子的親筆書信？

蘇活抽出一份信箋打開一看，被上面的話膩歪得直起雞皮疙瘩，覺得三皇子這個人也太輕浮了。

而且，她明明不喜歡他，他竟然還在給她的信裡寫什麼「只有妳才配當我的皇子妃」，三皇子妃的身分論起來確實尊貴，但難道她勢利到會因為這個被他誘惑嗎？這個人就這樣看待她？果真哪怕失憶也覺得陳長敬討厭是有原因的。

蘇活將手裡的信塞回匣子裡，問：「我給三皇子回過信嗎？」

雲苓和雪茶一起搖頭。

「小姐說寫信實在太麻煩，所以沒有回過。」

雲苓話音剛落，雪茶在後面補充道：「小姐還說，書信這樣的東西，若一個不小心落到……二小姐的手裡，容易變成把柄。」

確實，倘若互通書信，以三皇子信裡寫的那些內容，她是怎麼都說不清了，白紙黑字的東西最難解釋。

還好她聰明。

蘇活一時嘴角微翹，確認過這件事以後，徹底放下心。

「取個火盆來。」她吩咐道：「把這些信統統燒了。」

眼看大半匣子的書信一一被丫鬟投進火盆，在一陣躍動的火光裡化為灰燼，蘇活心情又更好了一些。

她驟然醒悟，難怪她和王爺之間沒有互通書信，因為擔心落個私相授受的把柄嘛。不過現在不用擔心也不必有那些顧慮了，她現下是準睿王妃，和王爺通通書信增進感情，誰能多加置喙？

要不然……蘇活琢磨著，王爺要是突然收到她寫的信，一定很高興吧？

「雪茶，去幫我準備筆墨紙硯。」心底的念頭一起，蘇活沒有猶豫地吩咐一聲，理直氣壯說：「我要給我未來夫君寫信。」

睿王府書房。

「王爺，有您的信。」周通將一封信箋呈到陳行舟面前，「是蘇大小姐命人送來的。」

陳行舟嘴角揚起，看一眼正坐在他對面喝茶的陳長敬，慢條斯理接過那封信，不疾不徐拆開了。

自聽見這封信來自蘇活，陳長敬便對信中的內容在意不已，他視線控制不住往陳行舟的方向飄過去，眼瞧著他的小王叔笑容變得越來越燦爛，他對這封信的好奇心大增。

「長敬，你方才說，你同蘇大小姐兩情相悅？」半晌，陳行舟的視線從信紙上移開，含笑去看陳長敬。

陳長敬輕咳一聲回答，「是，還請小王叔成全。」

「蘇大小姐命人送來的信上可不是這麼說的。」

陳長敬聞言微愣。

「未來夫君，見字如晤。想你，念你，日日夜夜盼與君相見，幾回魂夢與君同。」

陳行舟慢慢悠悠念了幾句信上的話。

陳長敬聽得面色鐵青，一年來，他給蘇活寫過那麼多信，隻言片語的回信都沒有，蘇活卻願意給他小王叔寫這樣肉麻的信？

哪怕她和他訴衷腸、願意嫁給他為妻都沒有做過這些。

這還能不是被逼的嗎？

陳長敬懷疑小王叔故意念信上的內容，是在給他下馬威，警告他不要不識好歹。他閉一閉眼，暗暗深呼吸，起身朝陳行舟一拱手道：「突然想起仍有要事，小王叔，我先告辭了。」

陳行舟也不留他，吩咐送客，然而，他邁步走出書房時，又聽見陳行舟讓隨從研墨，大約要回信給蘇活。

欺人太甚，小王叔這一次實在欺人太甚！陳長敬嚥不下這口氣。

小王叔為何這麼做？真的僅僅為了蘇活，或是為了幫太子削弱他在朝堂上的支持才這麼做？可小王叔一直以來不是不管這些的嗎？

陳長敬想不明白，他唯一知道的是，沒有鎮遠侯府的支持，他更加沒有辦法和太子爭，所以他絕對不能輕易讓步，不能助長太子氣焰。

踏出睿王府的一刻，陳長敬神色陰鬱地回頭看了看身後的這一座王府。

蘇活被逼無奈，小王叔囂張無度，皇祖母對小王叔向來偏寵，如此看來只能寄希望於他的父皇了。

但願還來得及。

### 第三章 陛下面前表心意

當天傍晚，蘇活收到陳行舟的回信，字字句句比她寫的那一封信還要肉麻許多。上門提親要同她結為夫妻、對她有一籬筐的甜言蜜語，王爺對她的喜歡，好像比她對睿王的喜歡還要多，真是讓人難為情。

但得如此夫君，夫復何求？

有爹娘疼愛、有未來夫君寵愛，她必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

蘇活將陳行舟的回信壓在自己的枕下，枕著一籬筐的甜蜜一夜好夢，不知有一個三皇子陰魂不散，見不得她和睿王好。

翌日，皇帝派身邊的大太監來請她入宮的時候，蘇活本以為是與她同陳行舟的婚事有關，入宮以後才發覺確實是為了婚事，可背後原因不單純，因為陳長敬也在

殿內。

「小女子見過陛下，陛下萬福。」蘇活上前，垂首深福與永昌帝行禮請安。永昌帝陳行峰雖年逾不惑，但身體強健，仍龍精虎猛，臉色微沉便有不怒自威的氣勢，身為上位者的威嚴顯露無遺。

感覺到永昌帝審視的目光落在身上，蘇活有些害怕，悄悄看一看離她至多兩步遠的陳行舟，她不動聲色挪過去，感覺到他在身邊，頓時心安不少。

陳行舟眼角餘光注意到蘇活的舉動，見她眉頭微皺，眼底隱約有惶恐之色，大概曉得她為什麼突然挪向自己。

飛快掃一眼在旁邊立著的陳長敬，陳行舟嘴角挑起一個意味不明的笑，伸手握住蘇活的手，將她往自己的身側一帶。

「皇兄別嚇著她了。」陳行舟漫不經心地對兄長說：「嚇著了，回頭還得臣弟來哄。」

蘇活聽著陳行舟的話，白皙的臉頰泛起一抹紅暈，卻沒忘記緊緊握住他的手。她的情緒他馬上便發現了，甚至毫不猶豫站出來護著她……蘇活輕輕咬了下唇，整顆心都甜滋滋的。

同在殿內，在蘇活往陳行舟身邊挪時，陳長敬已將幾分注意力放在他們身上，自然望見蘇活嬌羞依偎在他小王叔身側、反握住他小王叔手掌的一幕。

哪怕認為蘇活是被迫如此，陳長敬看著這畫面，依舊倍覺胸悶。

永昌帝卻因陳行舟的話哈哈一笑，瞥向兩人交握的手，收斂笑意，板起臉肅然道：「說說吧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你們叔侄兩個竟還鬧到朕面前來了，成何體統？」陳行舟懶洋洋的說：「我是叔叔，輩分大，便讓一讓侄子好了，長敬，來，你先說。」

已經到了這一步，再沒有退路，左右都會惹人不快，那起碼他要達成自己的目的。想到此，陳長敬上前硬著頭皮與永昌帝行禮說：「父皇，兒臣實在沒法子，才不得不求到父皇面前來。兒臣同蘇小姐相識已久，更在一年之前定了情，若無意外，這幾日，兒臣原本便要向父皇求一道賜婚的旨意。兒臣不知蘇小姐為何忽然改變心意，可兒臣相信這一年來兒臣同她的感情絕不是假的。」

永昌帝臉上辨不出喜怒，睨向蘇活，「有這回事嗎？」

蘇活小臉漲紅，將陳行舟的手握得更緊，斬釘截鐵說：「陛下，從來沒有這樣的事。」

她無從預料陳長敬會把事情鬧至陛下面前，這實在丟人得緊。

不過她失去許多記憶，和王爺之間的事幾乎都記不清楚了，要是在陛下面前說錯話，一不小心被牽連的便是整個鎮遠侯府，自己還是謹慎發言為好。

何況，有未來夫君在呢，王爺會幫她的。

心思轉動，蘇活越是一臉可憐巴巴，將求助的目光投向陳行舟，暗地裡輕撓他的掌心。

手心傳來些許癢意，心底也一片酥麻，陳行舟無聲扯了個笑，偏頭對上她澄澈的一雙眸子，又笑得溫柔回握她的手。

同蘇活對視幾息時間，陳行舟不疾不徐看向永昌帝，「皇兄，醜話說在前邊，聘禮已下，活活便是我未過門的王妃，這一點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會改變。再者，長敬說活活喜歡他，我是不認的，這種話，難道不是得活活本人說才當得真嗎？」陳行舟捏一捏蘇活柔軟的手掌，壓低聲音，引誘似地說：「活活，告訴陛下，妳喜歡的人是誰？」

蘇活似有些驚嚇，杏眼圓睜去看陳行舟，一張臉漲紅得厲害，耳尖更是紅得彷彿要滴出血來。

永昌帝的目光落回蘇活身上，像在等待她的答案，陳長敬更盯住她不放。

「活活，不要怕，大膽說出來。」盼著蘇活能告訴父皇她喜歡的人是自己，陳長敬從旁推波助瀾，「說出來，父皇定會為我們做主的。」

蘇活懷疑陳長敬腦子有點問題，什麼叫「為我們做主」，誰和他是「我們」？

但在皇帝面前，她不能表現出對陳長敬的不耐煩和不喜歡，再怎麼樣，那也是陛下的三皇子。

這時，陳行舟的聲音再一次響在她的耳邊，「活活，說吧，不要緊。」

蘇活收到來自陳行舟的鼓勵，心緒恢復平靜。

「陛下。」想起昨天傍晚收到陳行舟那封回信上的話，略微頓一頓，蘇活羞赧垂首，語氣甜蜜地說：「小女子喜歡王爺，也只願和王爺攜手白頭，請陛下成全。」

「活活！」陳長敬難以置信，震驚質問：「為什麼撒謊！」

蘇活幾不可見地皺一皺眉，三皇子實在是熱衷於破壞她和王爺的感情，討厭至極，這個人是不是苦苦追求她不成，惱羞成怒，才這麼見不得她好？

「陛下，我沒有撒謊。」話音落下，她一臉沮喪地垂下小腦袋，往自己未來夫君身後躲，像是難過了，不願意多辯解。

陳行舟側眸，順勢將蘇活護在身後，接著對永昌帝誠懇地道：「皇兄聽見了，活活喜歡的人是臣弟，她嫁臣弟是心甘情願，唯望皇兄能給臣弟一個成家的機會。」

在陳長敬聽來，小王叔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說出這番話，實屬不要臉。

暗地裡逼迫蘇活，當著父皇的面，又將自己尚未成家一事搬出來……滿京城都曉得皇祖母為了小王叔的婚事頭疼已久，近日因小王叔定下婚事心情大好，連用膳的時候都比往常吃得多一些，為了皇祖母，父皇怎可能不偏向小王叔？

陳長敬被噎得一口氣憋在胸口，吐不出來，嚥不下去。

要解此局，只有蘇活開口，偏偏蘇活對小王叔一副依賴至極的模樣，她難道不明白，只有她開口，她想嫁給他的心願才可能達成嗎？

這個人，越來越不識趣了！

眼見這樁婚事快要沒有迴旋的餘地，陳長敬氣血上湧，伸手想將蘇活從陳行舟身後拉過來，想好好質問質問她，為什麼到這個時候，還要說這些違背心意的話。但陳長敬未碰到蘇活一片衣角，陳行舟已護著蘇活避開他，冷笑道：「三皇子自重。」

陳長敬反應過來自己衝動，懊惱中一甩衣袖，收回手。

他又去看永昌帝，「父皇，兒臣所言，句句屬實，絕非欺瞞愚弄父皇。」

要等的人遲遲不出現，陳長敬往殿外的方向張望一眼，心覺多半是等不來了，情急之下，他從袖中摸出一塊玉佩。

「父皇，這玉佩便是當初我同浩浩的定情信物。」陳長敬瞥向蘇浩說：「這玉佩原本是一對，而另外一塊在浩浩手中。」

蘇浩從陳行舟背後探出頭來瞧了瞧陳長敬手中的東西，的確是有些眼熟，昨日，她讓雲苓和雪茶將與三皇子有關的東西都找出來，裡邊似乎有一塊差不多的玉佩。這個三皇子，真是心機深沉！明面上送她禮物，暗地裡卻留這樣一手，如果她不記得自己喜歡的人是王爺，說不定真的會上了他的當。

「浩浩認得這塊玉佩嗎？」

陳行舟的聲音響在耳邊，蘇浩咬唇搖搖頭否認了。

那些東西昨天她已經一併處理乾淨，而為免糾纏不清，哪怕見過她也不能當著陛下的面承認。

「這玉佩，浩浩根本不認得，如何會變成三皇子口中的定情信物？」陳行舟輕笑，笑意未達眼底，語氣逐漸不善，「何況，浩浩乃是鎮遠侯府的嫡小姐，私相授受之事，豈是大家閨秀所為？抑或，三皇子想說鎮遠侯府家風不正，鎮遠侯府的嫡小姐教養有缺？」

該死，他太過著急，忽略這一層，傳出去，說不定要將鎮遠侯給得罪。

陳長敬被反將一軍，又察覺父皇正逼視著自己，慌亂中道：「我絕無此意，小王叔莫血口噴人。」

陳行舟終於覺得無趣，這個侄子可當真是一點都不能打。

朝永昌帝行了個禮，陳行舟道：「皇元，長敬年輕衝動，臣弟不會計較，只希望這件事到此為止，希望長敬往後不要再打擾浩浩，讓浩浩安心準備出嫁事宜。沒有別的事，臣弟便先帶著浩浩告退了。」

話說罷，他牽著蘇浩轉身離開，永昌帝沒有多留他們，陳長敬瞠目結舌站在原地。半晌，殿中上首處飛來一隻茶盞，砸在他腳邊，碎裂一地。

他驚嚇中回過神，去看自己父皇，只見永昌帝火冒三丈地罵道：「不中用的東西，丟盡朕的臉！」

陳長敬忍著憋悶低頭承受永昌帝的怒火，不敢吭聲。

蘇浩被陳行舟牽著從殿內出來。

行至廊下，陳行舟步子頓一頓，鬆開她的手偏頭道：「我送你回府？」

雖然不想鬆開手、想他繼續牽著她，但聽見他說要送自己回府，蘇浩立刻甜甜笑著點頭應道：「好呀，請王爺送我回去。」

陳行舟不動聲色挑眉，「那走吧。」

他抬腳步出了廊下，蘇浩「嗯」一聲追上去，緊緊跟在他身後。

之後，他們乘轎輦到宮門處再改乘馬車。

陳行舟送蘇浩回鎮遠侯府，坐的自然是睿王府的馬車，馬車裡也自然只有他們兩

個人，蘇活作淑女狀，乖巧坐在陳行舟的對面。

馬車穩穩上路，往鎮遠侯府去，而她一雙眼睛一眨不眨看著他。

失憶之後，她是初次和陳行舟這樣在馬車車廂的一方狹小空間獨處，她還記得他在陸下面前毫不猶豫的回護，既感動又歡喜。

陳行舟知道蘇活在看著他，卻假作不覺，隨手抽過一本書冊，兀自翻看。

起初蘇活光顧著欣賞陳行舟的美貌，沒有發覺什麼不對勁，但隨著時間過去，陳行舟長久的沉默終於令她品出了一絲不尋常。

三皇子今天在陸下面前鬧出這麼大的動靜，縱使王爺相信她和三皇子之間沒有牽扯，但他就沒有什麼想說想問的嗎？

難道……他心中不悅，然不願責怪於她，叫她難受，只好自己生著悶氣？

唔——如此，王爺對她是真的很不錯。

陳行舟手中書冊又翻過去一頁時，一雙白嫩的手探過來，扯住他的衣袖，他輕抬眼瞼，便見蘇活衝他甜甜笑著道：「王爺，謝謝你。」

垂下眼，視線掠過扯住他衣袖的指尖——指甲修剪得乾乾淨淨，指頭粉白圓潤，如一粒粒小珍珠，煞是喜人。

陳行舟心下品評過一番，不冷不熱道：「不必客氣。」

現下的態度和在殿內時完全不一樣，讓蘇活越發認為他正在生悶氣，所以同她說話態度比之前冷淡許多。

「王爺，我知道三皇子那樣，你心裡是不高興的。」她扯住陳行舟的衣袖不放，垂下眼認認真真說：「其實我也很不高興，更是沒想到三皇子會如此執著，但若我們為了不相干的人鬧彆扭多不值得呀。所以王爺不要不高興，好不好？」

陳行舟明白了，蘇活分明是以為他在介懷剛剛殿內發生的事情，她語氣認真不似做戲，並且似乎發自內心認為他們兩個人是心心相印、情深意重……有趣。

陳行舟掩下眸中興味，表情依舊冷淡，「我沒有不高興。」

蘇活眨眨眼，「王爺沒有不高興？既然沒有不高興，那王爺笑一個來看看？」

笑一個來看看？陳行舟心中哂笑，他是賣笑的不成？

「我確實沒有不高興，我只是在生氣。」他不輕不重丟出一句話，見對面的蘇活如他預想那般瞬間懵了，他便繼續說：「妳方才撒謊了，是不是？那塊玉佩，妳當真沒見過？」

蘇活一驚，慌亂去看陳行舟，卻到底沒有嘴硬否認。

在這件事情上，她的確沒有說實話，撒謊不對，嘴硬只會讓他更生氣。

「對不起。」蘇活垂下小腦袋，鬆開他的衣袖縮回手，「我不該撒謊。」

陳行舟原本是想聽她如何狡辯的，誰想她直接承認下來，還可憐兮兮對他道歉。

「為什麼撒謊？」陳行舟擱下書冊，湊上前，手指輕抬蘇活下巴，讓她看著自己。蘇活眼眶微紅，「王爺，抱歉，但我是怕陛下誤會才撒謊的，絕非為了欺瞞你。」他手指撫過她的臉頰，「那妳和長敬……」

蘇活急切說：「我和三皇子一直都是清白的，王爺難道不肯相信我嗎？」

想到陳行舟不信她，說不定還會不想娶她了，蘇活心中難受，眼淚滾滾而落。

陳行舟見她委屈哭泣，指腹撫上她的眼角，她下意識閉上眼睛，又落下一串淚，陳行舟嘴角微翹。

指腹揩去蘇活眼角的淚，他聲音變得溫柔，「我自然相信妳，妳是我好不容易才求娶來的睿王妃。我不相信妳，我要相信誰？」

蘇活聞言，眼睫輕顫，隨即睜開眼，淚眼汪汪地看著陳行舟，眼底卻漫開一層笑意。

王爺說相信她。只要王爺能相信她，不管三皇子何種心思都破壞不了他們的感情，何種手段都不足為懼。

「王爺真好！」蘇活又高興又激動，仗著他們是未婚夫妻，無所顧忌撲進陳行舟懷裡撒起嬌，「真想馬上嫁給王爺，再也不和王爺分開。」

嬌軟的身子同他的緊貼在一起，鼻尖嗅得到她身上淡淡的馨香。

雖是第一次，但這種感覺還不壞。

陳行舟將蘇活攬入懷中，手指穿過她的髮絲說：「很快的，不急。」

蘇活臉埋在他胸前，甜滋滋「嗯」一聲，「我等得起。」

「王爺，鎮遠侯府到了。」馬車穩穩停下，車夫的一聲稟報打破馬車裡的靜謐氛圍。

享受過陳行舟懷抱的蘇活滿面嬌紅抬頭，重新坐直身子，一面整理衣裙，一面小聲說：「王爺，我到家了。」

陳行舟微笑頷首，「回去吧。」

蘇活下了馬車，朝掀開馬車簾子看她的陳行舟賣力揮揮手才歡天喜地回府。

一直目送蘇活入得鎮遠侯府，陳行舟才放下簾子，剎那恢復平日裡的那副冷清模樣，吩咐一聲打道回睿王府。

陛下派人來請蘇活入宮一事，蘇瀚和魏氏同樣知情，是以，她回府後便打算先去見自己爹娘。

未想，她的娘親反而提前派身邊的大丫鬟南弦在垂花門外候著，南弦一見她回來，便立刻將她領過去正院。

蘇活疑惑，「府裡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小姐去見過夫人便知。」南弦沒有多解釋，只這麼一句話。

揣著一肚子疑問到得正院，才進院門，蘇活已發覺氣氛嚴肅，像出了什麼嚴重的事。

入得屋內，見沈姨娘和蘇悅跪在魏氏面前，饒是有所猜測，蘇活仍有些驚嚇，再看自己娘親陰沉沉的一張臉，她趕緊到魏氏身邊問：「娘親，這是怎麼了？」

「活活。」魏氏見到女兒，臉色緩和兩分，拉著蘇活在手邊坐下。「前腳妳隨陛下派來的人進宮去了，後腳便有人鬼鬼祟祟溜進妳的房間，不知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娘想著，這是發生在踏月居的事，怎麼處理合該妳回來後做決定，所以一直在等妳。」

蘇活看向底下跪著的沈姨娘和蘇悅，不確定地問：「是妹妹在我出府之後偷溜進

我的房間？」

魏氏沉著臉點一點頭。

蘇活又去看蘇悅，她心情好，索性給蘇悅一個辯解的機會，問：「妳偷偷溜進我房間做什麼？」

蘇悅已在嫡母面前跪得一個多時辰，早就口乾舌燥、頭昏眼花，聽見蘇活的話，她遲遲才反應過來，但她腦子還是清楚的。

三皇子讓她去蘇活房間找一塊玉佩的事情，她不可能告訴蘇活。

蘇悅咬牙俯下身泣道：「姊姊，對不起，妹妹一時鬼迷心竅，因為覺得姊姊前兩日戴的髮釵極好看，便生出了邪念，請姊姊原諒妹妹這一回，給妹妹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。」

哪怕這是自己親妹妹，做出偷竊之事也一樣令人不齒。

蘇活不由得嫌棄地看一眼蘇悅，但也明白，這未必是實話。

想一想，她又問：「哪一支髮釵？」

蘇悅絞盡腦汁努力回想，「便是……那支雙蝶金鑲玉步搖……」她記得蘇活最近戴過這支步搖。

「這支步搖不是挺普通的嗎？」腦海浮現蘇悅提到的那支步搖的模樣，蘇活越發覺得這話可疑，「妹妹，為這樣一支步搖犯下行竊之事，妳的品味實在有待提升，這個可不是改過自新就有用的。」

這就只是個藉口，卻還被她抓著諷刺？蘇悅氣壞了，卻不敢吭聲。

沈姨娘聞言，在旁邊抹著淚道：「悅姐兒不像大小姐見過許多好東西，否則如何會做出這種糊塗事，還請大小姐看在姊妹一場的分上，原諒她這一回。」

蘇活看向蘇悅的眼神越發憐憫。

她思索中湊到魏氏耳邊，聲音放得很輕，嘀咕了幾句。

「娘親，可以嗎？」蘇活最後撒著嬌問。

魏氏輕輕歎氣，「活活既然這麼說，娘親不會反對，都依妳。」

蘇活一笑，「謝謝娘親。」

之後，她對蘇悅和沈姨娘道：「悅姐兒好歹是我們鎮遠侯府的二小姐，做出這樣有辱門楣的事情，實在叫人失望。但正如悅姐兒所說，姊妹一場，這件事我便不追究了，傳出去對蘇家的聲名也無益。只是悅姐兒說要改過自新，那該領的罰少不得。」

「按照蘇家的規矩，若下人犯下偷竊之罪，罰二十藤鞭，再依所偷竊之物價值不同或送官府或發賣了出去。妹妹是蘇家二小姐，身子也嬌弱，二十藤鞭太重，那便罰十藤鞭，之後罰跪祠堂三天，再抄家規一百遍。在家規抄完之前，不得邁出院子半步，如何？」

蘇悅暗恨，這也算放過她？這些懲罰落下來，她只怕半條命都去了！

「多謝大小姐和夫人高抬貴手。」沈姨娘卻拽著蘇悅磕了個頭，領下了罰。

不是不心疼自己女兒，可沒有辦法，若叫侯爺知道悅姐兒和三皇子的事，是真的會將她們母女趕出侯府去的……那才是真的完了。

「來人。」魏氏早已看這對母女看得煩了，揚聲道：「將二小姐帶出去，罰十藤鞭。」

話音落下，立時有兩個孔武有力的婆子進來，把蘇悅押去外面。

沈姨娘也追著出去了。

片刻，院子裡響起蘇悅的慘叫聲和沈姨娘的哭聲。

CrescentFamily